

# 俘虜日記



編 且 陸

行發社版出民

記 日 虞 傳  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編 且 陸  
藏 书 章

全 民 出 版 社 發 行

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四 月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俘虜日記·····        | 胡雪譯 |
| 日本俘虜訪問記·····     | 羅平  |
| 日本兵與日本馬·····     | 舒羣  |
| 「皇軍」俘虜羣像·····    | 姚中言 |
| 西綫上的敵軍俘虜·····    | 焦敏之 |
| 附錄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論俘虜的優待感化和運用····· | 張志讓 |

# 俘虜日記

胡雪譯

這是東戰場上的一個日本俘虜的日記，這個俘虜，似乎是一個受了相當教育的人，他對於日本的侵略政策，頗抱不滿；但軍閥的壓迫，卻使他不能不放棄他的反戰思想，而隨着侵華的日軍來到中國了。

他的日記，雖然寫得很簡短，但其中却洋溢着對被蹂躪者的同情，充滿着詩的意境，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日記當作陣中生活記錄看——，譯者

九月十五日

黃昏的時候，山田君來訪，我把昨天入營的經過，和出發的消息告訴他，他聽了之後，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指點，並多方替我就心，真是感激得很。

今天杉山大將對我們演說，在演說中他訴着苦，說是士兵不容易徵募，大家都不肯「誓祖國效力」，他認為這是一件怪事，其實是毫不足奇的，試想：倘非萬不得已，（像我這樣的情形），有誰願拿自己的生命，作野心家的無謂的犧牲呢？

九月十六日

今天入營的第三天，我領取了槍彈和刺刀之類的武器，佩戴起來，儼然也是一個武人了。

午後在兵器庫服務，松本班長的瑣細囉嗦，真是有點駭人！

九月十九日

團部全體舉行服裝檢查，我的成績很不壞，沒有什麼要不得的地方，午飯後，行授旗禮，本團（第百十六團）的人數，一共是三千二百七十九名。

午後千代子（或係作者之妻——譯者註）和叔父嬸母等來會我，未見面之前，我似乎有滿腹的話要說，但一見面，却連半句話也沒有。

九月二十日

千代子和叔父嬸母等，乘七時四十分鐘的車回家去，在開車前的一瞬，倚在車窗口的千代子，用潛潛的淚眼，茫然地望著立在月台上的我，這回分手，以後不知何時再能重聚，生離死別，原來就是這樣的慘苦的情味。

下午三時，我們去參拜公野陸軍墓地，這是拜謁日俄戰役以來歷次死難將士長眠的第一次。

九月二十五日

十時五十分鐘，我們乘着軍用車向大阪進發，在市民的歡送裏，騰湧着「萬歲」和勇壯的軍歌的合唱聲，這在所謂「愛國之士」的人們聽來，也許會鼓舞奮發的罷，然而對於我這被迫當兵的人，却是一種集團的嘲弄！

九月二十六日

火車中的清晨，頗有一種風味。同伴們把昨夜我在醉後的失態，一五一十的對我講了，我心想：「又丟醜了啦！」但已追悔不及了。

沿着北陸線一路南下，在福井驛用午膳，我們每到一站，總受到狂熱的歡送——不，應該說是瘋狂的嘲弄。

車經京都的時候，我們在飛駛的火車中，眼望那幽秘的京都的夜景。晚十時到達神戶，部隊宿營在平野小學，我和長谷部竹君宿在神田町的川端康弘的家裏，川端君陪我們洗過澡之後，就拿大魚大肉，和名貴的好酒來款待我們，這真是一個盛大的歡宴。

九月二十八日

晨五時起床，領取了鋼盔，膠皮鞋，及防毒面具等物件，早餐時喝了點酒。

十時半參拜港川神社，神社裏的神像，平平靜靜地，永遠那麼的坐在那裏，他也許不知道人們正在他的身旁廝殺罷。

午後一時上船，船名松芝丸，載重三千噸，起碇的時候，大家一齊合唱君四代（日本國歌——譯者註），歌聲攪進這當砲灰的人的耳裏，撩起一種難言的感覺！

由神戶出發的船，共有六隻，船行未久，神戶的港岸，漸漸離我們遠了，終於在蒼茫的夜色中，消失了它的姿影。

九月二十九日

瀨戶海的早晨，分外的澄靜可愛。蔚藍的天空，掩蓋着茫無邊際的綠水：那是一種具有神秘性的美。詩人生田春月，其所以不死在煩囂的鬧市，也不死在清寂的山林，而要選這偉大的瀨戶海來作他的死地，原是很得當的啊！

快到中午的時候，空中漫着陰雲，似乎要下雨的樣子，那婉媚多姿的瀨戶海，也顯得憂鬱了。

九月三十日

舉目四望，都是一片汪洋的大海，連小小的島嶼也不見一個，天氣特別的好，沒有一點

風浪。我脫光了衣服，洗了一個澡，感到說不出的暢快。

晚飯的時候，大家說是以後不再喝酒了，便開了一個盛大的酒宴。

十月一日

從昨夜起，天氣一直壞下來，船拋了錨，在海裏蕩着，有些士兵，竟昏眩得像死去了的一般。我自己從前雖也有過幾次航海，曾經遇過，但也覺得苦不堪言。

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，海水變得略帶黃色，據說是因為揚子江的水流到這裏來了的原故。揚子江隔這裏有三百多里路遠，海水竟因它的排泄而變成黃色，也算得一件驚人的事。聽說今晚七八點鐘的時候，船就可以到達吳淞，那末，我們快要踏進可憐的無端受人蹂躪的中國的領土了。

晚八時，船停在吳淞，九時接到準備下船的命令。明晨四時領取午餐的飯食，五點鐘吃完了飯就下船。

十月二日

四時起床，船上的生活，今天便要結束了。

一進吳淞口，就看西岸到被日機轟炸後的淒慘的景象，民房十九都被炸燬，除了不時可

以看到若干日本軍人外，簡直看不到一個人影。

我有點不懂：人們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張着血口吃人！

三時半在上海碼頭登陸，碼頭附近的一個街角，正在濃煙蔽天地焚燒着，真是慘極了。七時在錦州路的宏康毛織廠內宿營，晚餐吃的是乾麵包。

中國的飛機，晚上來襲擊浦江裏的日本軍艦，艦上的高射炮和機關槍的彈火，像焰火一般地在夜空裏閃爍，那情景是很悲壯的！

十月三日

我們做打掃宿舍內外的工作，真是憊極了，簡直叫人怕看得！

上海也被炸得七零八落，看不到昔日的繁華的光景。中國的商人，大都關上了店門，不知到什麼地方避難去了。

從今天起，燒飯得大家一齊動手了。

十月四日

聽說明天要出發，目的地是月浦，隔這兒約有三十里路；我們攜帶的東西太多，真是惱人得很。

我被派去徵集小車，便跑去和大橋君商量，請他和我一同去，他答應了。

任務完畢後，又在大橋君那邊喝了一頓中國酒。

今晚的空襲，也和昨晚一樣的激烈。

#### 十月五日

夜半中國飛機來轟炸我們的飛機場，起火了；照火勢看來，我方似有相當的損害，好吧，勇敢的中國戰士們，「以牙還牙」，你們努力復仇罷！

今天要出發，離開上海了。午後六時第一中隊和尖兵隊整隊出發，向月浦前進，路上的困難，是無法形容的。

#### 十月六日

在到月浦的路上，真算吃盡了苦頭：肚子餓得發響，脚也走痛了，然而還在遼遠的路上向前掙扎；我相信這時每個人的心中都在詛咒那些叫我們來受苦的人們。

黎明前的寒氣，特別刺骨，我似乎傷風了。

午前十時到達目的地，全村的房屋都已燒燬，我們只好張開天幕，露天宿營。

下午落起雨來，帳篷不够用，三四兩分隊合在一起，略嫌窄狹，但無辦法。

十月七日

今天還在下雨；雨爲什麼偏要和我們糾纏呢？

白天裏戰線上很沉寂，但到晚上，兩方的砲聲又響起來了。我一壁聽着砲聲，一壁諦聽永木桂太君唱的浪花節，這也是陣中的一樂。

十月八日

雨下得愁人，外面的路，泥濘不堪，不便行走。

患傷風，真有點吃不消！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拔……

十月九日

今天被派做清道路的工作，但因傷風，不能操勞，只好在帳幕裏歇一天。

中國方面發來的砲，轟轟地響着。

十月十日

從接到入伍的命令起，到現在已經是一個月了。在一個月後的今日，竟來到這地方，這是怎麼也不會想到的。今天似乎沒有什麼事要作，傷風已好了許多，很覺得快活。

十月十一日

我們有在一兩天內出發的消息，聽說是到隔最前線不遠的地方，明天拂曉，也許就要打仗的。

天未下雨，心裏很暢快，行軍的時候，要不下雨才好啦！

十月十二日

演習完畢後，同士兵們去掘紅薯，沿路我們去參觀戰壕，壕裏東倒西歪地躺着死兵的屍體，發出惡臭，其中有些是中國的兵士，他們爲了民族的生存而犧牲生命，把他們的鮮血洒遍了秋日的荒野，然而他們的血決不會白白地流了的，他們的血將會替他們的民族，沖出一條大路來。

午後演習渡河，并掘壕溝。

十月十三日

上午九時作中隊散開演習；在陣地演習，有如在真正地打仗一般。

今天打算洗衣服，但聽說今天或者要出發，又不敢洗了，午後接到展期開拔的命令。

這地方呈現着純然的秋景，澄澈的碧空裏，翱翔着展翅飛騰的飛機。

午後休息，今天聽不到砲聲了。

赴大隊的隊本部，驚悉中村君患了病，當我聽說要把他在出發時留下的時候，心裏湧起一陣辛酸，幾乎流出眼淚來。

二時半我們當先頭部隊，向何家店出發。目的地離此約十里。

四時到達目的地，攜帶的東西太多，路上頗感不便，七時半把宿舍分配停妥之後，就睡覺了。

十月十四日

因爲冷的原故，昨晚在夜半時凍醒了，那正是四點半鐘的時候，我跑到外面去，燒起一堆大火，烤着等待天明。

打掃房屋，等待部隊到來。這回的打掃，真算骯髒透頂，以後絕對不再做什麼先頭部隊了。中午過後，部隊還不見來。

附近的死屍多得駭人，腐臭的味道，觸鼻作嘔。民房裏不大透氣，臭味似乎比外面的更烈，所以與其在房子裏住，不如露天宿營還好些。

十月十五日

今天會見了青山，加藤，齋藤，及長谷川武（新聞記者）等四人，在一個意外的地方相

會，所以大家都很興奮。

團長訓話，他說：他看見東端的步哨，在崗位上打瞌睡。以後得小心，不可再有這種現象。在崗位上打瞌睡，是我常做的事，同伴們曾經因了這事給我一個「不合作主義者」的頭銜；起先我還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，今天聽了團長的話，才知「吾道不孤」了。

今晚沒有空襲，是一個靜謐的夜。

十月十六日

三點鐘的時候，前面的砲聲響得震耳，這大概就是所謂拂曉戰，夜裏很冷，想睡又無法入睡，真苦。

午後停止演習。戰事似乎無大變化，營中有着種種近乎吹牛的傳聞：什麼要在十八日總攻，什麼五百門大砲，三百架飛機一齊動作咯之類。

拿我們的血汗來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們，我看你們還能胡鬧幾久！

十月十七日

天晴，是一個令人心怡氣爽的天氣。

八時舉行演習，這是由團長主持的團教練。下午又是營教練和連教練，營長是個頗有精

神的中年人。

第百〇四團和第△旅，似乎在作着相當的苦戰。晚上中國的飛機又來襲擊，擲了不少的炸彈，我們的猛烈的高射砲和機關槍把它們趕走，但一會兒又來了，中國的航空員真勇敢。

十月十八日

快到天明的時候，中國的飛機又來襲擊。午前七時接到出發的命令，似乎要到最前線去了。至今爲止，我們已吃了不少苦頭，倘若還要到第一線去送死，未免有點「那個」了。

終於是來到第一線了，中國方面發來的槍彈，在週圍飛着。我的任務是保持營長和連長的連絡。

入夜以後，中國的砲火猛烈至極，迫擊砲的砲聲，就在前後左右炸裂，我們簡直無法動彈。

月亮輝煌地照着，這是一個澄明之夜。

天氣慢慢冷起來，我借着月光，來寫今天的日記。

十月十九日

第一線的第一夜過去了。

中國的炮彈，沒有片刻的停止，連貫地射過來。不知接到什麼命令，我們向後退却了。午飯後我們繞過左邊很遠的地方，向工兵第十三連及步兵百〇四連的駐所走去，砲彈像雨一般的落在這駐所的附近。

三時半到彎彎曲曲的交通壕裏工作，這樣的壕內的生活，生平是第一次。

今夜也是月明之夜，在故鄉的人，看着這個月亮，不知作何感想呢？

十月二十日

東方漸漸現出了魚白的顏色，天亮了。

出了戰壕，在棉花地裏散開的時候，是午後二時。剛一走出戰壕，第二分隊的平岩君腹部中了一彈，打穿了，被送到後方去，他只剩奄奄的一息了，跟着他受傷而死的，也許會一個一個地增加罷，就是我自己，也不知道究竟能比他多活幾分鐘！在戰場上生命是不值半文錢的，我們究竟爲了什麼到槍林彈雨中來替人送死呢？呵！我眼酸了……

## 日本俘虜訪問記

羅 平

「看日本人去！看鬼子去！」一路上人們都在嚷着。小孩子們怪高興地向每個人指手劃腳的道長說短，年輕的姑娘們偷偷地溜出家門，老太婆們一拐一拐地擠在人羣中湊熱鬧，年高的長者笑迷迷地張開脫掉牙齒的口，靜聽着孫子們講述。街角的狗因為人多，也汪汪地在街中亂叫亂擠。二，三十里的人騎着牲口，也來看這兩個日本兵，整個的村子，好像是在過新年，看龍燈，去趕集。他們忘記了戰爭的恐怖。

在一個寬暢的屋子裏，我會見了他們——兩個日本兵，那時他們正在和幾個八路軍的弟兄們閒談打趣，抽紙烟，吃花生。屋裏有個火爐，暖烘烘的感覺不到有嚴肅，寒冷，敵對的情緒，更沒有監獄那樣的陰森，一切都是怪溫和，怪活潑的。

日本兵看見我進門時，好像已知道來意，十分和氣的招呼我坐下。大家雖然是初次見面，但並不覺到有什麼隔膜和拘束；一塊兒坐着吃花生，抽香煙，很閑逸似的。

因不懂日語，只好用筆寫漢字或講簡單的英語來進行我們的談話。我首先要求他們述說個人的經歷和家庭情形。